

老屋

□ 邹永发

我家搬出老屋已经很久了，而每次回家看望老人，总会勾起关于老屋的回忆，老屋载满过去岁月的清贫与无奈，也载满我无限的快乐与梦想。听父亲说，老屋是土改那年政府分给爷爷、奶奶的。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老屋犹如一段历史记录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祖孙四代的生活轨迹。

爷爷在我父亲十多岁的时候从这老屋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把无数的思念和痛苦留在了老屋，所有关于爷爷的印象就是照片上的一位老人。

奶奶，一个活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她是在老屋里生活最久的人了。在老屋里她生养了3个子女，每日不停地辛苦劳作，直到所有的儿孙都长大成人，天各一方。

父亲20岁时到师范读书，因家庭困难，在临近毕业时就被奶奶叫回来和母亲在老屋里结婚，然后便有了我和弟妹。老屋分东西两个房间还有中间一个堂屋，侧边还有一间厨房，是父

母结婚以后自己盖的。老屋前面有篱笆围成的小院子和沿篱笆栽种的果树，几棵不小的桃树遮住了射向老屋的阳光，那情景常令我想起归有光笔下的《项脊轩》。每当雨季来临，老屋便更加阴暗潮湿。

老屋庇护着我们一家人，同时又赋予我们浓浓的亲情。曾记得，奶奶提一篮子桃子从院门走到正房，便被儿孙们嘻嘻哈哈抢个精光。每逢喜事，男女老少，七手八脚热闹而亲切。还记得，在外工作的嬢嬢、叔叔等携儿女回家过年，大年初一为奶奶祝福。夏日的夜晚，院子里支起了凉床，一家人赏明月、论家常，热闹融洽。老屋是一汪清澈的湖水，始终荡漾着欢乐和睦的涟漪。

奶奶喜欢养花种菜，小院平添了几分清爽与秀丽。韭菜泛绿，茄子透紫，番茄殷红，刀豆荚顺杆缠绕果满枝头；磨盘花、金盏花、黄菊花、美人蕉等，由春到秋，花团锦簇，花香醉人。有

时候奶奶笑盈盈地坐在花丛中，老叔左右远远端详着摄影。小院里，“人情花容两样好，物事春光一色新。”

记得很久前，老街上还没有通上电，连自来水都还没有。家家户户每天晚上都是用煤油灯来照明，有时还要用蜡烛应急。一到天黑，老屋就会亮起被奶奶擦得锃亮的煤油灯，忙着备考的老姨在灯下做作业，大人们就在一旁忙着家务活。每逢周末，灯光如豆的夜晚，奶奶唧唧呀呀地踩着缝纫机，喃喃自语般讲述着上辈人的故事。故事总是琐碎而冗长，我和妹妹相伴进入甜美的梦乡。全家人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台破收音机，父亲常用它来收听新闻。直到后来通上电，家里才有了第一台山茶牌黑白电视机。从此，老屋里也有了一点现代化的气息。

如今，奶奶已经去世多年，我和妹妹随父母搬到了购买的新居里。老屋像一位孤寂的老人，满目沧桑。站在萧

条的老屋前，看着布满青苔的台阶，内心的五味杂陈随之翻涌而出。奶奶走了，带走了一段情，剩下的情感也就慢慢淡去，几乎看不见了。

我走进老屋，满目熟悉、满目亲切，又满目寂静和凄凉。老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我生命的踪迹，情感的积淀。想起先祖创业的艰难，想起昔日的热闹以及在这里上演过的幕幕人生悲喜剧，心里感慨万端又怅然若失。尽管每次走进老屋都禁不住叫一声：“奶奶、爷爷……”空荡荡的房间又使我失望，可我还是习惯于这种令人心醉的幻觉。我曾试图说服父亲卖掉老屋，但父亲布满沧桑的脸上总流露出不舍和凄然。是啊，老屋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人生的根基。有老屋，我这家人水流千里终有其源；没有了老屋就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了。

老屋凝聚着浓浓的亲情，也凝聚着我绵绵不尽的思念。

没白来一趟这艰难的世界

□ 黄荣

酒歌

我说我想你,在这冷清清的路灯
照着我的孤独的时候
你是路灯,你照见所有的孤独
你不招惹我
别怕,我想的只不过是
繁华的春天, 现在正在落下的花瓣
还在枝头的时候的情景
我想的只不过就是这样, 你又何惧之有
哪怕我喝醉, 哪怕我醉倒在午夜的风中
你最了解我,我从不失本性
天地间,没有给我这个许可
你知道,美酒佳人
是每一个男人最后的伤心的岛屿
这正是我孤独与爱的所在
这正是我想你的理由
这是你可以原谅我的原因

一亿年

一亿年后,因为有人
止不住地想你,想你
终于,把你也想成了灰
与此同时,某一滴雨水
刚好,把地球滴穿
这在古代也许是老生常谈
但在当今时代,这只是我
虚构的场景。虽然明知是虚构
但当我想起这一幕,还是愿意
相信它是真实的,并且
止不住,唏嘘

花招

我要拉着你的手
你才肯走

我要再吻它一下
你才肯笑

你的这些小花招
还是跟多年前一样
但是现在
每当我深思细想
就会变得非常严肃
正因为有了这一切
感觉到这个艰难的世界
自己没有白来一趟

草地

我上班的地方
附近有大片草地
下雪的时候我就想
我要到那草地上去走走
好好地感受一下雪的白
下霜的时候我又想
我要到那草地上去走走
好好地感受一下秋草黄
夏草青春草绿
我也有同样的冲动
但是每一次
大巴车匆匆而过
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只是隔着车窗望望而已
总有人要等着去见
总有事是要等着去办
偶尔下决心来到草地上
也难以真正做到
与草色天色融为一体
总有人有事要让你
不由得去思去想
想来人生并不漫长
但是我们却把每一天
都过得繁杂匆忙

遇见

□ 史玉芳

这世间的所有美好
都值得我踮起脚尖去远眺
把醉人的风景线
摄入我生命里的镜头
留一树繁花似锦的彩云
在流年的路途中间眸
梦回一场遇见青春的岁月

世界那么大
却偏偏遇见了美好
特别的你有着特别的风景

正是因为你的真实
让我从此心存特别的情感
把美好的遇见溶入灵魂去渡我

期待明天的下一个路口
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相逢
从此可以把这一份遇见的美好
化作人间最美的一道风景
溢满柔情万般的清韵
笑着这红尘的云卷云舒
漫步黄昏倾一城永恒的恋歌

瑞雪

□ 赵志敏

人们的期待来了
南方的雪,偷袭了夜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奢望
在野兽脊背一样的山峦里得到慰藉
只求一观,一观而已
孩童的视野从此固定了一种颜色

大人想到这就是自己最终的胡须
而我们,将唤起灵魂的继续轮回
这里有诗和远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雪景
沉淀自己

古道幽幽



杨云 摄

核桃树的记忆

□ 罗美仙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凤庆人,和大多数从小在凤庆农村里长大的小伙伴一样,家里有几分薄田,几棵百年的核桃树和几块茶地。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会时不时地带我去“巡山”,看看那些承载历史的百年核桃树,摸摸那些渗透前人辛勤汗水的古茶树。等到五六月份,雨水充足的时节,父亲还会带着我,背上装满铁核桃的竹筐,拿上小锄头,去“寻找”我家的宝藏。一路上父亲会不停地跟我念叨“祖辈留下来的产

业,不能随便舍弃,家里的田地不能随便荒废……”在父亲的念叨声中,不知不觉就到了我家地块,我跟在父亲的身后,紧追父亲的步伐,认真地走着、听着。

九月,是核桃成熟收获的季节,也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不管谁家“打核桃”,亲戚朋友都会来帮忙,年轻且动作灵活的男子负责爬树,并运用长长的竹竿将一个个成熟饱满的核桃果实从树上击打地;小孩们唱着“格子格,柜子柜,里面躲着

四姐妹”的童谣将散落在树下的核桃果子捡拾在一起;老人们则认真地对核桃果实进行分拣,避免将核桃绿皮带回家。远处的成年男女或肩挑沉沉的麻袋,或背着装满核桃的竹篓来来回回地在家与山上两点之间重复往返。

太阳西下,一天的劳作结束,沿着夕阳的光线大家带着“战果”回家。一路上,脸上写满幸福的人们,互相打着招呼,询问着今年的收成,汗流直下的脸颊上洋溢着喜悦,收成虽一般,但总

是给人带来了希望。

回到家,家里的女主人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等待归家的人们,饭菜上桌,孩子们满嘴流油地吃着各种美食,女人们你一句我一言地聊着家常,男人们则喝上一口小酒,让一身的疲惫渐渐消融在三杯两盏薄酒中。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很多往事已成为远去的记忆。但那些百年的核桃树依旧生长在那里,并孕育出许多小核桃树,且焕发着勃勃生机,反复诉说着代代传承的故事。

奶奶的腊肉

□ 何国华

“小孩小孩你别馋,进了腊月就是年。”我小时候就盼着过年吃奶奶做的腊肉。

奶奶是当家人,平时省吃俭用,从不乱买肉。她从禾堆里将些陈年瘪谷子喂养几只鸡,鸡生了蛋舍不得吃,拿到街市上去卖。

到了腊月,奶奶就会从床铺下拿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纸币,这些纸币有的是生产队当年社员工分的分红,有些是奶奶卖鸡蛋的钱。

腊月正值数九寒冬,却是腌制腊肉的最佳时期。父亲接过这些钱,趁着街天去置办些年货。回来时,左手半只猪头,左手一挂猪肉。以前的猪肉连皮带骨,不像现在这样卖。

奶奶接过这些猪肉,放在手拉风箱的菜板上,就去烧柴火大灶。

锅烧热后,舀了几大匙食盐下去,炒得变成褐色,再把去毛洗净的猪头

肉和猪肉放下去沾盐,剩下的盐,还用手往猪肉上揉抹,原来颜色蜡白的猪头肉和猪肉就变得好看了,猪肉也变得紧致了。

奶奶把这些揉抹了食盐的肉放进一只陶瓷瓮里密封起来。几天后,挑一个晴朗的日子,打开陶瓷瓮,取出猪肉,用草绳拴了,挂在竹篱上晾晒。墙根底下晒太阳的人见了,都说奶奶有做腊肉的好手艺。

日晒夜露,十几天后,猪肉就由暗褐变得嫣红,香味扑鼻。我最喜欢凑到这些腊肉下来闻香味。

腊月三十日,奶奶早早地就开始蒸这些腊肉。我就一直在旁边看着。竹箴蒸垫下面的汤水咕嘟咕嘟翻滚,木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氤氲的水蒸气。原生态腊肉浓浓的醇香弥漫了整个厨房。我催着奶奶快点开锅,奶奶说还差一灶火。

腊肉出锅时,我的眼睛就一直盯

着,生怕被野猫小狗叨走了。

奶奶先取猪头骨,顺手从猪头骨上剥了一些肉末塞进我的嘴巴,我把咂着嘴巴,舍不得一口吃下去。奶奶开始切片,这时小狗进来了,依偎在我的脚下,我说奶奶你丢块猪头骨给它啃,奶奶叹了口气说,当家3年,狗都嫌,现在还不能给它啃,这些骨头我留着有用处呢!

奶奶把猪头骨斩切成土豆块大小,放在一只碗底,上面再盖上切好的猪头肉。一碗份量十足,颜值高的白切猪头肉就成了。

摆好了猪头肉,奶奶开始做红烧肉,红烧肉的主材料就是那块已经腌制成嫣红色的猪肉,红烧肉切得敦实厚重。快要熟时,酒进自家种的小半碗红皮蒜段,又香又好看。起锅装碗时,奶奶又在碗底放上剩下的猪头骨,猪头骨不够,再倒放一只小酒杯,一碗表面看起来份量十足的红烧肉就完成了。



路向远方

师云生 摄